

红楼柳影

HONGLOULIUYING

周汝昌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红楼柳影

HONGLOULIUYING

周汝昌 著
张昌华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柳影/周汝昌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7. 1

(大家散文文存)

ISBN 978-7-5399-2432-8

I. 红... II. 周... III. ①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7240 号

- 书 名 红楼柳影
著 者 周汝昌
责任编辑 蔡晓妮
责任校对 闻 艺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40 mm 1/32
字 数 240 千
印 张 9.5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,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432-8
定 价 20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大家散文文存

一 辑

左手的掌纹【余光中】

旧时月色【董 桥】

清塘荷韵【季羨林】

负暄絮语【张中行】

白门秋柳【黄 裳】

二 辑

浮生十记【苏雪林】

中 年【俞平伯】

人间草木【汪曾祺】

沧桑忆语【柯 灵】

园林清议【陈从周】

三 辑

怀 旧【周作人】

流言私语【张爱玲】

闲 居【丰子恺】

荷塘月色【朱自清】

大智若愚【老 舍】

大家散文文存

四 辑

朝花夕拾 【鲁 迅】

槐园梦忆 【梁实秋】

炉边独语 【郁达夫】

我所知道的康桥

【徐志摩】

岁除的哀伤【夏志清】

五 辑

旧京散记 【邓云乡】

什刹海梦忆【朱家潜】

纸帐铜瓶 【郑逸梅】

绿了芭蕉 【张恨水】

倒读历史 【金克木】

六 辑

不 朽 【胡 适】

红楼柳影 【周汝昌】

人生的盛宴【林语堂】

寂寞的画廊【陈之藩】

人文纪事 【曾敏之】

《红楼柳影》序

周汝昌

江苏文艺出版社张昌华先生主动萌念，欲为我选编一本随笔文集，列为《大家散文文存》丛书之一目。既蒙青睐，不敢拂其盛情高谊，遂答谢应承他。张先生来函告知，他手边已有拙著十一种，从中选辑二十余万字，足以成编，故此集之成书问世，全系他一人之辛劳，而我一无所贡，这真是应了俗话所说的“坐享其成”了，愧甚愧甚！

张先生一手编成后，来电商量如何题名的事，并建议用“红楼内外”四字。只因东方出版社已为我出了一本《红楼内外续红楼》——书名是策划者拟定的；这样如再用“内外”，容易引起读者疑问，所以由我改拟了《红楼柳影》，以避重复混淆。

那么，读者也会发一问：红楼柳影者，又为何义？我答：君不见雪芹在书中写到怡红院时说的是“粉墙低护，绿柳周垂”乎？一座红楼，也正是掩映在“绕堤柳借三篙翠”之间。红楼而无柳，焉能有烘托辉映之美。况且，红楼迢递，并非三步五步可到，要渐渐走近，在行途中，远远看到其一角一檐、半栏半柱了，然而这也还是在柳影之外，仅仅是“在望”而已，尚未真的来到。

我将本书所收诸篇比喻为柳影，因为它们似“红学”而非真“红学”；非“红学”而又时时离不开“红学”——好比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，分割不清。

红楼是“真、善、美”的建筑奇迹，柳影则足以相依为侣——虽无松柏参天之势，却有风流潇洒之致，松柏是节操的代表象征，杨柳是感情的化身标本。

我喜欢垂柳——说来或难让人相信：芳春来到，我宁可看不看红花，也要手抚绿柳，爱它丝丝垂地，依依向人。何其多情多致也。

雪芹书中写史湘云偶吟柳絮词，落花飞絮，诗人饯春而“落尽海棠飞尽絮，困人天气日初长”（宋女词人朱淑贞词句），却又迎来了新绿成荫。清和孟夏之月，一片新气象，新境界，红楼中人，也呼吸着清新和畅的空气，变得更为美丽。

——柳影花光，相倚相依，此造化之奇思，天人之妙会，今借来为小书生色，不亦幸甚乐甚哉！

柳之有影，有日影，有月影，有风中影，有水中影，有意中影，有文中影。这册拙文，似影而又非影——在有影无影间。楼之影，柳之影，文之影，人之影，交织而不可缕析耶？

诗曰：

柳影花光不可分，
花明柳暗又成村。
残春那及清和好，
一片生机字有痕。

丙戌八月初七

目 录

I 《红楼柳影》序

辑 一 人在旅途

I 相逢若问名和姓

II 少年书剑在津门

III 语文第一课

IV 南开忆旧

V 燕园梦

VI 考证之乐

VII 蜀道知难

VIII 聂公邀我进燕都

IX 陋巷巢痕

X 关起来的滋味

XI 干校惊雷

XII 全国政协二十年

XIII 五十六年一愿酬

辑 二 情系红楼

XIV 情在红楼

XV 我与红楼有夙缘

XVI 《红楼梦新证》的前后左右

XVII “六朝人物”说红楼

XVIII “情教”创者曹雪芹

XIX 红楼花品

XX 《红楼梦》中的女性美

XXI 红楼饮饌谈

- 93 “红楼”本是燕京典
- 95 从红楼到康熙
- 98 南京应建曹雪芹纪念馆
- 100 黄裳·我·红楼梦·水西庄
- 103 城·红楼茶社·三毛
- 108 图书馆·齐如山·红楼秘本
- 111 芹庙·芹像·红楼升官图
- 114 雪芹遗物
- 117 雪芹祠庙碑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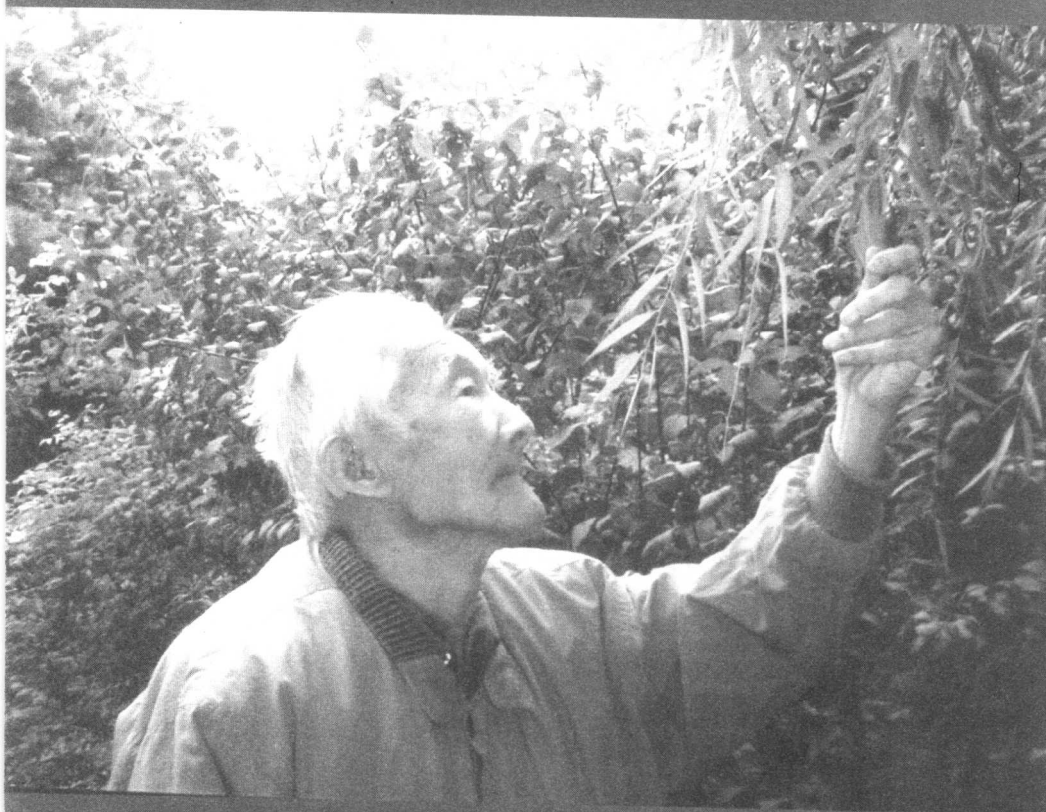
辑 三 论文说艺

- 121 读书与治学
- 127 随笔与掉书袋
- 129 白话与文言
- 133 北大的大象大器
- 138 艺术古今杂话
- 143 “对对子”的感触
- 145 诗文化
- 148 看画与观化
- 152 悲剧性人物——漫画家
- 154 学书杂语
- 159 书法宜辨“二自”
- 162 岂敢岂敢
- 164 聋与音乐
- 167 我心目中的戏
- 169 我看评弹
- 171 渊渊鼓音

辑 四 晴窗随笔

- 177 谈笑
- 181 谈哭

- 183 妙语与妙人
185 挤和捧
187 莫生闲气
192 自家的癖性
195 不悔一知愧
201 称呼意趣
204 “公元”及其他
207 琐琐萦怀说岁除
212 申猴赞
215 字比巴斗大
220 石性通灵
223 鸟·倒字·水浒注
228 胡同·街通·弄堂·火巷
231 太平湖梦华录
234 多少楼台烟雨中
辑 五 缅怀师友
241 中华文化托斯人
247 “真”亦可“畏”
249 苦水词人号倦驼
257 张伯驹和潘素
264 我与胡适先生
266 饶孟侃老诗人
271 启元白
281 相见恨晚
287 世间曾有这么一个人
289 海外红学三友
297 编后絮语



辑 一

人在旅途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本书照片均由作者提供。

相逢若问名和姓

萍水相逢，若有机缘对话，免不了要有一句“贵姓大名”。也许是在火车上、航船上，两人一生只这一次相逢和对话，就各自天涯海角，永无“再见”的可能——虽然分手时口中都这样祝愿。人离别了，姓名却留在记忆里。姓名有的比较平常，没有多大特色的，容易与时光一同流逝了；有的却不如此。难忘的姓名，真像诗人龚自珍称赏宋翔凤那样：“万人丛中一握手，使我衣袖三年香。”好的姓名也有留香的魅力。因此我常想，作小孩童时，父辈师辈给起个好听名字，那不但是终生的幸福，而且定会带来好运气。

有友人问过我，说：“据你自己品评，你的名字怎么样？是如何取来的？有奥妙没有？”我答，这可说来话长，如今只略表其一二，以供品味。

我家取名，父亲那一代用“梦”字，家严原讳梦薪，同族弟兄有梦莲、梦兰、梦才……父亲是光绪年末一科的秀才，因为科考上的某一原因，改名（即“榜名”）景颐，就是景慕宋代宗贤周敦颐（茂叔，莲溪）的意思。到我这一辈，族兄们原是单名排“三点水”的字，如大堂兄周湘，表字春帆；四堂兄周×（记不清了），表字雨臣；八堂兄周瀛，表字子登（十八学士登瀛洲）；十堂兄周×，表字月波。我很喜欢这种名字，觉得诗意盎然，人必不俗——果然他们都是音乐书画的天才，风流潇洒。但也由于科考之故（什么故，我就说不上来了），他们都改了双名。下一字排“昌”了，如履昌、懋昌、恒昌、泰昌、永昌……其中，大多数是从《易经》卦名取来的。这么一来，哲理味浓了，可诗意没有了。

既然排昌字了，于是我这亲兄弟五人的名字就是：震昌、祚昌、

泽昌、祐昌、汝昌。我是最幼的，大排行是“十五”，早年间不讲族谊时幼侄辈偶有“十五叔”之称，此语久已不可复闻矣。外姓人则称我“老先生”——那时是少年，“老”是排行最末，“先生”是对男子的美称。

有人也曾疑心我的名字是仿效清代名人丁汝昌而取的。其实并非如此，只是偶合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“俾尔寿而康，俾尔炽而昌。”尔即汝也。清代又有一位周寿昌，大约也渊源于此。

丁汝昌字禹廷，是取自《书经》“禹拜昌言”之义。家严为我选一表字，初取“寿康”，后取“禹言”。后来，我觉“禹言”侧重昌字，“汝”无联系，且又与丁氏略同，于是改用“玉言”，取《书经》“王欲玉（玉成）女（汝）”之义。没想到，友朋相戏，遂云“玉言”者，岂非“石头记”乎？可见你“命中注定”诀治红学。

我听了，“颇受启发”。于是就自鸣得意起来：通灵宝玉镌的八个字，就是“莫失莫忘（平声音王），仙寿恒昌”呀，你看这个昌字多么重要！雪芹选用，倍增声价光彩。

昌者，造字从“日”，故有昌明、昌盛之词，是个吉祥的名字，气象光华。我是喜欢它的。而且，若是从阴阳五行的古哲理来看，贱名真是阴阳调燮，水火既济——因为其中水气与日光正相辅倚，生机一片。

我给自己的名字找出“种种理由”，以为自颂自夸之辞，这实在有点儿老王卖瓜之嫌。老王卖的瓜，不能说自己的瓜苦；我卖的是文，而“文人”是讲究谦虚的，不但不许说自己瓜甜，还要力表其“苦”！此则虽然名字吉祥，职业却未如老王之可以“实事求是”耳。

汝昌——老王——莫失莫忘，一瓜一文，都说味香。

少年书剑在津门

故乡是一部读不厌的书。那页页行行，写着我和俦侣们的青春——它经历的路程，它焕发的风华，它遭受的苦难，它涵蕴的情怀。

我大排行第十五，小排行第五，都居末，幼子是最受疼爱的，生性又腼腆，怕见生人，又怯弱斯文，因此家里舍不得早点送去上学。入小学，已经九岁了（虚岁，当时的习惯说法，后文同此）。小学岁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三件事：一是反侵略，抵制日货，反对“二十一条”，小学生游行；二是闹兵荒，什么奉军呀，杂牌军呀，败兵窜来，必然占住学校，一停课就是多少天、几个月，也不知多少次了；三是逃土匪，那匪是以小站为中心的绑票匪，以手枪为主要凶器，围攻村镇，绑架勒索，有时也害人命——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只敢欺侮同胞，不敢抵抗日寇，反而闻风即遁（这种土匪是直到解放才被消灭的，所以华北沦陷时仍然肆虐于一方）。有一年，我就因“逃难”而借读于别处的一个陌生的小学里。我自己已说不清小学到底是怎么对付付、七断八续地上完了的。

我考进初中，已经是十五岁了。这中学是河北大经路东侧的觉民初中。这个学校是河北省的先生们办的，所以天津卫的阔子弟罕见，而以文安、徐水、河间、献县、沧、景、盐，以至京东诸县的“外地”学生为多。这就是说，它的风气必然是朴实无华，还带点“村”气，可是正派，规规矩矩，扎扎实实。毛病是太死，只让学生读死书，不知其他。校规极严，学生们见了“老管儿”（管人的——舍监）如避猫鼠儿的一般。到校外去必须请假获准才行，不然，擅出校门一步则记大过一次——三次开除不赦。

我们这些活生生的少年，可闷得慌，实在难受了，到“大门洞”内站站望望——这不算“出校”的。校门外是一大片空场，每天有二十九军的士兵来练大刀。他们的大刀队是有名的，足令敌人闻风丧胆。我很爱看练大刀的，大刀环头上有红布为刀“穗”，十分有气象。一个一个的壮士，远远望去，只见都是红面大汉，威风凛凛，真像三国周郎营中，皆熊虎之士也！

小小的心灵上，深深地留下了这些印迹。自己那时候对一切大事虽然说不太清，但也分明意识到，大刀练得越勤，那风云形势也就逼得越紧了。

觉民三年，我的“文学事业”已经发端。不但作诗填词，都自己摸路而行（当然那是很幼稚可笑的），而且开始写“文章”，竟获一个报纸发表。记得得到的报酬是一册书。

毕业了，要升学，决定考南开。南开和觉民可就大大不同了，一切都两样得很。

我小时有颖慧之誉，记忆力特别好，读过的课本再不要温习，都能一字不差；从小学直到初中，每学期大考列榜，铁定是第一名。因此很受老师、同学的青目，真是另眼相待。同学们还善意地给我一些美好的“外号”。可是考南开中学，录取榜上名列第二，当时心里真觉得是“奇耻大辱”。但这对我是一个转折点，从此不再那么重视分数、名次，精神志趣逐步转向了课本知识以外的文化领域上去了。

那时的南开中学，真了不起，简直是个小学府，我不知道天下有几个中学能像这样的有规模有气派，学生的知识来源、思想天地、生活实践，都那么不同于“高级小学”式的中学校。我这时的文学活动主要有三方面：研习宋词，写散文，练习翻译，都在校刊上发表过。我还试用英文译冰心的短篇小说。而且，对红学研究，那抽端引绪，也是在这个时期。

但是我们的学习、生活，不是十分安然的，侵略者的炮火硝烟味，似乎一天比一天地浓而迫近了。那时南京政府的“不抵抗主义”激起了我们这些青年的强烈愤慨。一个寒假，我们一小群学生

放弃了“回家过新年”的乐趣，南下请愿，可是铁路局不让我们这群孩子上火车，我们就下定决心用腿走。整整走了一夜，清晨才到了杨柳青。找了一个小学校“打尖”休息。一看外衣领子，自己呼出的气息已经在上面结成了一层很重的“霜雪”……

我们这级高中生，后来在韩柳墅当了“学生兵”，跟二十九军的营连排长们接受军事训练。除了对待学生是客气得多、照顾得周到之外，一切体制都和真的新入伍一样，剃了头，穿上灰军装，发真枪（只不给实弹）。整天一刻不休地到旷地去学打野战，什么“散兵线”呀……当时都很熟悉了。我的饭量大得自己吃惊，后来告诉家里人，一顿吃六个大卷子，都不信，说我说得太玄。

这时已到了芦沟桥事变前夕了，二十九军考虑到我们这一大批学生的安全，只好解散这个特别的青年军营。我们刚去时，自然并不都“舒服”，可是到了这时，我们都被集中到大操场，官长正式宣布因为侵略者的逼近，为了同学们的长远抗日救国的前途，决定解散时，泪随声下，我们一齐都哭了。

我还记得那些军官给学生扛行李上车时，我们拉着手依依难舍……

爱国，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，是刻骨铭心的。